我愛空餘

青選

基隆市和平島和一路，九月一日上午發生大火。基隆地區的消防車十多輛迅即趕到。但是違章建築阻塞了巷道，消防車開不進去。二十六棟木造房屋全部燒光，造成了一五九人無家可歸的困境。六天之後，九月七日下午，臺北市消防大隊立刻出動了二十六輛消防車，但因巷道窄狹，施救困難，毀屋三十多間。唉！要是當初能留出防火巷，多好！

臺灣這幾年來，影印古書風氣很盛。藝文印書館影印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合四頁為一頁，每頁上下二欄；啓明書局影印資治通鑑，合九頁為一頁，每頁分上中下三欄；開明書店影印殿本二十五史，合十六頁為一頁，每頁竟有四欄之多。閱讀之餘，想作眉批，那是不可能的。每見宋版書，本大字大，天地廣闊，古人氣度，眞不可及。

我曾經擔任過家庭教師，陪着我的學生演算學校發下來的「課外作業」。每近深夜十一點鐘，我的學生一面在演算，一面說着：「死掉算了！」「死掉算了！」政大一位教授，眞的就爲了不忍看到自己的小骨肉。造成了慘絕人寰的悲劇，轟動社會的新聞。爲什麼我們課所迫，竟親手扼死自己的女兒爲功，不能留給我們民族幼苗一些康樂活動的時間？

大人們有了黑白電視，又想彩色電視；添了錄放音機，更要立體音響；買了照相機，再買攝影機。至於有了別墅，怎能沒有汽車？有了地毯，怎能沒有吸塵器？拍了影片，怎能沒有放映機？於是忙着乘客，或者出去遊山玩水，照照相的時間。想起小時候的生活：夏天傍晚，大家就搬椅子到院子裏，乘涼，聽故事。十分懷念。而對牛頓之能有靜坐樹下，看蘋果落地的悠閒，更是羨慕之至。

有些一知半解的人，常常喜歡誇大核子威脅的恐怖，環境污染的危險。言下之意，科學家一味胡鬧，沒有思想。而少數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將引導人類走向集體毀滅。進而全盤否定了科學。以爲藝術家游手好閒，哲學家無補實際。部份一顧。以爲藝術家游手好閒，哲學家無補實際。部份從事國故整理的，也就視文字聲韻訓詁爲敵人。有些學理論與創作的，不滿考據；有些學義理的，輕忽詞章……。這些過份「充實」的心靈，敵於成見，不能騰出一些空間來容納異己；也平白失去了日新又新的樂趣。

我喜歡門前邃闊，有青山，有綠水；我喜歡日子悠閒，親人團聚，架上書不滿，房內可踱步；我喜歡自己稿紙大格大，每頁只寫一兩行，隨時可續可補。

親家

丹羽文雄作

朱佩蘭譯

禮拜天下午，田沼在院子掃集金木犀的落葉。這些枯葉不是要丟棄，也不是要焚燒，是要挖洞埋在地下，讓它們自然腐爛，還原爲土，成爲樹木自然的肥料。門口忽然傳來開朗的少女高音，田沼露出苦笑，停止挖土。

這幢日式房子，已經相當古老，但因爲整修過，暫時還可以居住。大兒子春彥提議拆掉重蓋洋式樓房，田沼却認爲再住幾年，眞正不能住的時候再說。

「看看這些照片，保證一眼就中意，這次春彥該沒有話說了。」生澤伯母在走廊坐下，拿出照片遞給田沼。

「難爲你，內人也會感謝的。」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田沼說：「不過，如果沒有伯母這種親切的人，不相識的單身男女就不容易結婚了。春彥這孩子，太害羞，自己不會找結婚對象，只好靠伯母幫忙。」

田沼抽出相親用的大型照片，同時兩三張快照掉落膝蓋。拾起來一看，內心咦了一聲，覺得有些面熟。全部看過後，重新端詳那張大型相親照。

「印象不錯吧？純潔、聰明，而且美麗吧？」

「田沼點點頭，想起自己曾經對一位女性說過這話。

「履歷表呢？」田沼問。

生澤伯母從皮包拿出履歷表，只見上面寫着：工藤昌子，二十歲，短大畢業。父親工藤基吉，四十五歲，織衫加工廠老板，母親品子，四十二歲。

品子！不可能吧？也許只是偶然名字相同而已。不過，這樣湊巧？田沼感到狼狽，心中湧起類似痛苦的感覺。也許這是二十年歲月的重量，對於遺忘而複雜的感覺。

「啊，這孩子太害羞，自己不會找結婚對象，只好靠伯母幫忙。」

「看看這些照片，同時兩三張快照掉落膝蓋。」

「這孩子太害羞，自己不會找結婚對象，只好靠伯母幫忙。」

「看看這些照片，保證一眼就中意，這次春彥該沒有話說了。」生澤伯母在走廊坐下，拿出照片遞給田沼。

「難爲你，內人也會感謝的。」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田沼說：「不過，如果沒有伯母這種親切的人，不相識的單身男女就不容易結婚了。春彥這孩子，太害羞，自己不會找結婚對象，只好靠伯母幫忙。」

田沼抽出相親用的大型照片，同時兩三張快照掉落膝蓋。拾起來一看，內心咦了一聲，覺得有些面熟。全部看過後，重新端詳那張大型相親照。

「印象不錯吧？純潔、聰明，而且美麗吧？」

「田沼點點頭，想起自己曾經對一位女性說過這話。

「履歷表呢？」田沼問。

生澤伯母從皮包拿出履歷表，只見上面寫着：工藤昌子，二十歲，短大畢業。父親工藤基吉，四十五歲，織衫加工廠老板，母親品子，四十二歲。

品子！不可能吧？也許只是偶然名字相同而已。不過，這樣湊巧？田沼感到狼狽，心中湧起類似痛苦的感覺。也許這是二十年歲月的重量，對於遺忘而複雜的感覺。也許這是二十年歲月的重量，對於遺忘了二十年的往事重新憶起的慚疚。

相親照片移到妻子手中，尚在唸大學的次子常久也過來看。

「哥哥，新娘子照片。」常久高聲叫喚春彥，春彥咧嘴笑着走過來。

「在拜見以前倒有幾分刺激的感覺。」春彥探視母親手中的照片說。

「那當然，因爲命運決定在一張照片。」常久以深刻的表情說，使大家忍不住笑起來。

田沼坐在一旁，彷彿被家人冷落了似的。

世界這麼大，可是田沼覺得品子只有一個，雖然他那只是他一份抵抗感而已。從年齡來推測，這少女該是品子的女兒，何況那照片中的相貌與品子二十年前一模一樣，體形也酷似。日本的人口超過一億，從這些人中挑出一個少女竟會是從前的女朋友？未免太巧合了。田沼感到狼狽的原因就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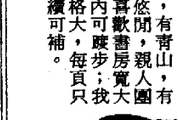
「這女孩的母親很會管教孩子。」

「會唸書，現在一般的女孩子會玩兒，大學畢業了都不會買菜煮飯。這樣的女孩子一旦結婚，丈夫只得自己買菜煮飯。這樣的女孩子却不同，因爲她的母親管教得很好。我也是不能隨便看到模樣漂亮的就介紹給我們民族幼苗一些康樂活動的時間？

大人們有了黑白電視，又想彩色電視；添了錄放音機，更要立體音響；買了照相機，再買攝影機。至於有了別墅，怎能沒有汽車？有了地毯，怎能沒有吸塵器？拍了影片，怎能沒有放映機？於是忙着乘客，或者出去遊山玩水，照照相的時間。想起小時候的生活：夏天傍晚，大家就搬椅子到院子裏，乘涼，聽故事。十分懷念。而對牛頓之能有靜坐樹下，看蘋果落地的悠閒，更是羨慕之至。

有些一知半解的人，常常喜歡誇大核子威脅的恐怖，環境污染的危險。言下之意，科學家一味胡鬧，沒有思想。而少數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將引導人類走向集體毀滅。進而全盤否定了科學。以爲藝術家游手好閒，哲學家無補實際。部份從事國故整理的，也就視文字聲韻訓詁爲敵人。有些學理論與創作的，不滿考據；有些學義理的，輕忽詞章……。這些過份「充實」的心靈，敵於成見，不能騰出一些空間來容納異己；也平白失去了日新又新的樂趣。

我喜歡門前邃闊，有青山，有綠水；我喜歡日子悠閒，親人團聚，架上書不滿，房內可踱步；我喜歡自己稿紙大格大，每頁只寫一兩行，隨時可續可補。



袁中郎的詩

周質平

文人的命運往往有「生前」和「死後」之別：有些人生前窮困潦倒，籍籍無名，而死後作品却爲人傳頌，歷久彌新。也有人生前藉着威勢，出了不少集子，而死後却再也只活了四十三歲，但是就他「生前」、「死後」在文壇上的際遇來說，却是幸運的。在他有生之年，他所節導的「公安派」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有力的打擊了當時文壇的主張。

在清朝二百多年的時間裏，袁中郎却是寂寞的，當時的評家對他的指摘，遠多於讚揚。「袁中郎全集」在清初被列爲禁書，以爲間雜「謬妄感憤之語，爲風俗人心之害」。中郎的詩文及思想在經過這樣有計畫的搖蕩之後，應當是漸漸爲人淡忘了；可是，事實却不然，自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刊出版，與周啓孟、劉大杰、沈啓无等人共同提倡晚明文學，以爲袁中郎的詩文爲最具「性靈」及「幽默」的作品。同時，並點刊「袁中郎全集」一書，以表示對中郎的推崇。

這眞是一樁羅曼蒂克的婚姻。雖然沒有得把你嫁出去，不過，我和你爸爸都非提起勇氣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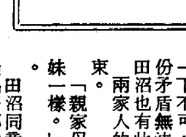
「有些人喜歡婚禮大肆鋪張，其實應該以莊嚴爲第一點，我跟他的意見相同。」

「什麼？已經談到這種問題了？」

從這天起，兩個年輕人開始來往。春彥被請到昌子家去，田沼家也招待昌子吃飯。田沼已經下定決心，因此，昌子到家裏來吃飯時，已是萬家燈火的黃昏了。誰也不會想到要去院子裡巡禮一番，欣賞一下，那時，正在盼望或去看看那棵可愛的芭樂樹。

到底如何？

匆匆吃畢晚餐，我走進自己的書房，扭亮案頭枱燈，往往就是讀到深夜。那時候，我最頭痛的功課，便是數學。常常，我把數學習題博雅開來，絞盡腦汁，咬著筆桿想了一夜，面對艱深的題目，作業本上，仍然是一片令人失望的空白。在灰心喪氣之餘，我總忍不住用手托住腮，側著頭，向窗外那黝黑深邃的世界望去，雖然什麼也看不清楚，但是，我的歲月吧？隨著芭樂樹，我的思維常常落入更深的回憶裡。童年和少年時代，那一段色彩鮮明的日子，常隨著一個立在芭樂樹旁的天眞女孩，跳躍到腦海裡來。我多麼希望，自己永遠擁有那樣一顆單純的心，並且對生命，也永遠懷著那樣無限誠摯的嚮往啊！雖然，芭樂樹已矣，再也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但對我而言，它却是株長青的小樹，永遠屹立在我心頭！



芭樂樹

雛菊

院中的芭樂樹，形銷骨立，已有數年，每當我從窗口望出去，或是從它身邊走過，內心總充滿無限的惋惜和「逝者如斯」的感慨。品子也一樣，她私下裏期待這件事不要成功，然而，正巧相反。

雙方決定在一家飯店聚餐，爲相親禮，田沼家由母親出面，昌子是由品子陪同而去的，生澤伯母和另一位媒人當然非參加不可。

飯後，大家在交誼廳談話，一會兒，春彥和昌子相約，到附近的公園單獨談話，以一小時爲限，讓雙方的母親和媒人等候他們。

一小時後，他們果然準時回來。

在回家的車上，品子問女兒相親後的感想，雖然不必問已經了解。

「嗯，滿意。」昌子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媽對他的印象也很好，雖然搶不得把你嫁出去，不過，我和你爸爸都非提起勇氣不可。」

「有些人喜歡婚禮大肆鋪張，其實應該以莊嚴爲第一點，我跟他的意見相同。」

「什麼？已經談到這種問題了？」

從這天起，兩個年輕人開始來往。春彥被請到昌子家去，田沼家也招待昌子吃飯。田沼已經下定決心，因此，昌子到家裏來吃飯時，已是萬家燈火的黃昏了。誰也不會想到要去院子裡巡禮一番，欣賞一下，那時，正在盼望或去看看那棵可愛的芭樂樹。

到底如何？

匆匆吃畢晚餐，我走進自己的書房，扭亮案頭枱燈，往往就是讀到深夜。那時候，我最頭痛的功課，便是數學。常常，我把數學習題博雅開來，絞盡腦汁，咬著筆桿想了一夜，面對艱深的題目，作業本上，仍然是一片令人失望的空白。在灰心喪氣之餘，我總忍不住用手托住腮，側著頭，向窗外那黝黑深邃的世界望去，雖然什麼也看不清楚，但是，我的歲月吧？隨著芭樂樹，我的思維常常落入更深的回憶裡。童年和少年時代，那一段色彩鮮明的日子，常隨著一個立在芭樂樹旁的天眞女孩，跳躍到腦海裡來。我多麼希望，自己永遠擁有那樣一顆單純的心，並且對生命，也永遠懷著那樣無限誠摯的嚮往啊！雖然，芭樂樹已矣，再也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但對我而言，它却是株長青的小樹，永遠屹立在我心頭！

中央副刊

袁中郎的詩

「瀟碧堂集」二十卷。

中郎辭去吳縣令之後，曾經暢遊吳越，所作詩文，編爲「解脫集」，以「解脫」名集，未嘗不兼涵轉變風格的意思。在這十幾年之中，袁中郎以實際的創作，印證了自己性靈創新的文學理論。在這段時期裏，他的作品特別注重自我表現，於是往往強調自己的好惡，不背戒律，不顧世俗的褒貶，不以爲意，這才合乎忍辱的精神，假如受辱而不能忍，反屬相譏，或是出家人的行徑了。

自然，像剛才謝三媽對那位比丘尼的不很禮貌，還說不到是辱，辱有更甚於此者，出家人也要忍受得了，這就不是常人所能了。

謝三媽抱着寶蓮急急離開白衣庵，一再叮嚀寶蓮，以後不要親近廟裏的那些光頭，「那對於你沒有好處！」

「有好處，光頭好玩。」

「不要再提光頭，也不要再想光頭。」謝三媽覺得有對寶蓮實行賄賂的必要了，「你要是聽話，我買個最好的玩具給你。」

「好，我要玩具。」

玩具店裏東挑西揀，磨古了半天，寶蓮要了一個白衣庵，偏偏又是個光頭。謝三媽有點惱了，「你要是不